

“小马哥”高喊重塑欧洲的时机很微妙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9月26日,巴黎索邦大学,不少大学生抗议劳动法改革损害年轻人利益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场内高调喊出“重塑欧洲”,并从安全防护、移民、边境管理、经济发展、一体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给出了较为具体的方案。

自从今年5月这位39岁的“小鲜肉”就任法国总统以来,其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一直很抢眼:就任后首访赴德国与默克尔谈笑风生,北约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

“过招”不落下风,G7、G20峰会上纵横捭阖,前不久在联大上坚定维护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并回呛美国……

但在国内,“小马哥”在劳动法改革、缩减财政预算等国内议题上进展不顺。就在马克龙这次演讲前两天,他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在法国参议院改选中惨败。虽然这次失利影响有限,却折射出国内改革阻力之大。

于是,马克龙选择更容易产生正面效应的欧洲事务继续发声。

比如,他主张建立欧洲统一的防务安全体系,建立欧洲共同干预部队,设立欧洲统一防务预算、欧洲反恐检察部门和情报共享机制;设立欧洲申请避难局审核难民身份,建立欧洲边境警察

加强边境管理;在欧元区核心建立强有力的统一预算,设立欧元区财长职位等。

在欧洲事务中频繁提出“法国方案”,一方面这是马克龙竞选总统期间的主要承诺之一;另一方面,在劳动法改革等内政难题待解的情况下,此举也有缓解国内压力之嫌。

另外,就在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前一天,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果刚出炉,默克尔可谓“惨胜”——赢了选举,输了选票,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成功“逆袭”,一举成为德国联邦议院第三大党。放在整个欧洲政党政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实际上是欧洲民粹主义风潮的延续。

今年被称为“欧洲大选

年”,今年3月荷兰议会二院(众议院)选举中,极右的自由党虽未能上台,但已成为议会第二大党;5月的法国大选中,极右的“国民阵线”候选人玛琳娜·勒庞虽然在决胜轮落败,但所获的34%选票说明其再度得势。其实,除了荷兰、法国和德国,像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本国政坛的影响力也较以往有大幅提升,而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反欧盟、反移民、反一体化。

作为欧盟“主心骨”,默克尔在接下来的四年任期内,将遭遇更复杂的政党政治牵绊,在涉及欧元区财政政策和欧洲一体化以及难民等问题时,德国做出决定的时间成本和政治成本都会增加,这无疑会拖累德国在欧洲乃至国际事务中的

表现。马克龙趁默克尔大选后忙于组阁和内政之际,主动扛起欧洲一体化大旗,显然是看到了从德国手中夺回对欧洲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机会,希望借机“矫正”法德两国在欧盟中的地位。

不过,与法德到底谁来掌握欧洲事务主导权这些“小心机”相比,欧盟内部的分裂和离心力近些年来正日益加深和公开化,这一点在难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前的欧洲,不仅经济增长缓慢脆弱,难民潮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安全和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政治思潮也有极端化倾向。这种局面下,“小马哥”重塑欧洲的方案到底能兑现多少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相比重塑,当下欧洲更需要的恐怕是稳定。

中国新娘穿着婚纱满世界跑,外国人惊呆了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十一”国庆节临近,许多新婚夫妻将婚礼定在了这个“八天长假”。说起婚礼,那可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侣们总是在各方面精益求精,力求不留一丝遗憾。所以,为了拍出完美的情侣选择出国拍照。最近,中国人去英国拍婚纱照的现象就被英国路透社盯上了,还专门刊登了文章来讨论这个话题。

和中国的习惯不一样,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婚纱照都是在结婚当天拍的。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婚礼前新郎和新娘置办各自的礼服,而且不能给对方看,据说如果被对方提前看到会带来噩运。因此,只有到了婚礼当天,新娘挽着父亲的臂弯走进结婚礼堂时,新人才会知道对方穿了什么礼服。



宋达和未婚妻在威斯敏斯特大桥拍婚纱照。

而在中国,新郎和新娘会在结婚之前专门抽时间去拍一组婚纱照,精修后制作成电子相册、实体相册,然后才在婚礼上完美地呈现给宾客。因此,当英国人在大街上看到西装革履的中国新郎和身着婚纱的新娘时,目瞪口呆也就不奇怪了。

路透社写道:“对中国情侣

来说,结婚照绝对不只是在结婚当天拍几张照片,而是一件需要精心筹备的事。他们要穿精美的服装,请化妆师、摄影师,跑到国外旅行拍照,有时还会潜到水底拍照。这是婚礼筹备重要的一部分。”

路透社采访了今年28岁的宋达(音译)和他24岁的未婚

妻,他们来自哈尔滨,特地前往英国威斯敏斯特拍婚纱照。宋达说,有些人选择在工作室里拍照,可他觉得那样的背景太假,不如直接到英国来拍。

不过,宋达这趟行程可不方便,单是这套婚纱照,就花了他1000英镑(约合8914元人民币)。但宋达认为物有所值:“我是在英国纽卡斯尔上的大学,所以英国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想用照片把这一点呈现给我的家人和父母。”

为宋达拍婚纱照的公司叫“英国婚礼”,这是一家专门为想赴英国拍婚纱照的情侣提供服务的机构。创始人杰夫·路说,许多中国情侣都想在婚纱照中体现出异域风情,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大本钟、伦敦眼等英国标志性建筑。

另一个让英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是,欧洲人在拍结婚照时侧重于“自然”,而中国人的婚纱照还要经过“后期处理”,但同时又不能太过不自然。因此,英国广播公司(BBC)很“好奇”地写道:“有时他们得

改变一些照片的色调,或者移除背影中杂乱的部分。”

路透社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年轻人选择到世界各地拍婚纱照,巴厘岛、伦敦、印度、希腊圣托里尼岛等景色优美、拥有蓝天碧水的地方很受欢迎。报道还算了一笔账,根据美国行业市场研究公司宜必思世界今年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婚礼服务业的收入高达246亿美元(约合1632.9亿元人民币)。这笔庞大的金额中,也包括与婚礼相关的租车费、酒店装饰、拍婚纱照、婚礼摄影等。

实际上,中国情侣满世界拍婚纱照,人家外国人未必不欢迎,毕竟这对当地的旅游业也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BBC报道称,2016年英国接待了大约19.6万名中国游客,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6.8万;何况,前往英国的中国游客还在英国“爆买”,平均一名中国游客会给英国贡献2508英镑(约合2.23万元人民币)的消费。

库尔德人,一个会“诉苦”的民族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当地时间9月25日,在伊拉克中央政府 and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的一片反对声中,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正式开启了独立公投。投票结果显示,有92%的选民支持独立。在民意的“加持”下,库尔德人独立问题似乎变得越发迫在眉睫起来。

如果开列一张“世界悲催民族”排行榜,库尔德人一定榜上有名。以人数论,库尔德人并不是一个小民族,而是中东地区第四大民族,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主要聚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四国交界的广大地区,构成一个狭长的“库尔德斯坦”弧

形地带,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

按说,这个体量独立建国绝对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在其分布的每一个国家,库尔德人都不是主体民族,各国的主体民族均不约而同地不承认有库尔德这个民族存在,而认为其是本民族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相信中世纪阿拉伯学者提出的阿拉伯起源说,认为库尔德人源自阿拉伯部族中的一支,因各种原因在古代离开了阿拉伯半岛,迁徙到了现在的土地上,并忘记了阿拉伯母语。土耳其则认为库尔德人就是“山地土耳其人”,理由是突厥汗国时期的叶尼塞鄂尔浑碑铭证明当时的突厥人里有一个名叫“库尔德”的部落,他们西迁后“迷失在丛林中,逐渐忘记了他们的母语并落入波斯人的影响下”。而在伊朗眼里,库尔德人不过是“暂时丢掉民族传统”

的“血统最纯的伊朗人”罢了。

这种周边民族都一口咬定“你是我一部分”的做法,给了库尔德人一个十分微妙的处境——当大家相处得好时,库尔德人很容易融入周边任何一个民族并获得国家认同,比如被奉为阿拉伯民族英雄的中世纪国王萨拉丁,其实就是库尔德人,但阿拉伯人并没有视萨拉丁为异类,甚至连曾血腥镇压库尔德人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其实也是萨拉丁的超级粉丝。

但是,一旦地区局势出现逆转,库尔德人这种特殊的民族身份就暴露出来。在近代以来,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而这个觉醒过程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一系列苦难叙事来完成的:1918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一战战败走向分崩离析时,库尔德人曾迎来过一个

短暂的独立窗口期——1919年的巴黎和会针对战败国签订了一系列合约,其中针对土耳其的是1920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条约中规定,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地区,如果该地区大多数居民要求独立便可独立建国。这一条约令库尔德人欢欣鼓舞,但凯末尔的出现令土耳其在关键时刻“起死回生”,《色佛尔条约》并没有被真正执行。相反,库尔德独立的可能反而让土耳其等国寝食难安,开始对境内的库尔德人进行血腥镇压。仅在1930年代,土耳其政府军就通过对其东南部山区的“清缴”屠杀了数万库尔德人。类似的情况也在伊朗、伊拉克等地发生。至此,库尔德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怪圈——越是镇压,库尔德人的独立渴望就越热烈,而越多的反析时,库尔德人曾迎来过一个

种类似物理学上“自激效应”的模式,是促使库尔德独立运动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迅速做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从本质上说,库尔德问题其实是中东长期动乱的结果。

放眼未来,很多人预测库尔德独立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周边国家的反对实在太强烈。但如前所述,眼下的库尔德人已经基于受压迫历史,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苦难叙事。这个模式非常接近当年以色列建国时的情况——一个民族如果依靠苦难叙事建立起了追求独立的执念,简单的外部压力是很难将其扑灭的,更有甚者,压力还会加强这种苦难叙事的说服力,使得执念更为强烈,并逐渐获得外部的同情。由是观之,眼下伊拉克、土耳其等国的反应,其实很有点抱薪救火的味道。